

风水的力量

苏菲·波斯威尔

版权 2012 年

版权所有 –

未经出版商的书面形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图形、电子或机械，包括影印、录音、录像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检索系统）复制这本书的任何部分。

Strategic Book Publishing and Rights Co.
12620 FM 1960, Suite A4-507
Houston, TX 77065
www.StrategicBookGroup.co

ISBN: 978-1-61897-980-3

献给

扎依德

是这个男人将我重新带回到了生活中

鸣谢

首先，我要将最深的感谢送给扎伊德——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爱情故事。

其次，我要谢谢我所爱的女儿们，不仅要谢谢她们帮我做我自己，还要谢谢她们在我写这个故事期间给予的支持并鼓励。

再次，我特别要谢谢我的女婿克莱尔·霍伯，谢谢他看了初稿以后和我分享的那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它们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至于第四，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说我其实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有别人也在击键或是执笔而书。我知道那是我所爱的父母和我从没见过面的外祖母或是他的父亲詹姆斯·波斯威尔，是他们在我的心上说了那些话。我毫不怀疑我天生的商业直觉、画画才能和单靠听力和记忆力就学会的钢琴演奏天赋都得传于我的这些曾祖们。我的祖父是位成功的商人。我的曾母凯瑟琳·波斯威尔是位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和音乐家。

第五，要感谢的是玛丽·卡莱尔以及所有其他的通灵师们，是他们让我知道了命运从出生那天使已经由上天注定。

这次的心灵之旅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自己在完成的……这很好。创造力就是诞生于孤单与清晰中。

第六，要感谢的是凯瑟琳·巴福斯奇、雷切尔·邓恩、汤姆·巴里、苏·笛茨达、J·格林、科林·霍布森、安妮·南丁格尔、大卫·诺威尔、罗宾·汤普森、卡路姆·斯蒂文森、大卫·王和莉莉·周给我的鼓励。特别谢谢通灵人伊丽莎白·渥克的真知灼见。

“要用双手鼓掌。”这是扎依德说的。另一只让这个故事流畅的“手”来自我的编辑朱利叶斯·奇斯奇斯，有赖于他的聪颖和仔细检查，才能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来讲述一段故事。

最后，谢谢韦恩·维斯特盖特为我进行了最终版的修改。

oOo



苏菲·波斯威尔



扎伊德·比什沙拉

目录

1. 另一维空间
2. 风水概述
3. 接地气
4. 放手
5. 结束
6. 夏威夷的磁场
7. 命运
8. 难以置信的答案
9. 决定冒险
10. 求婚
11. 开香槟
12. 来自天堂的祝福
13. 蜕变
14. 超越梦想的生活

诗歌

比翼双飞去
一千支燃烧的蜡烛
911
一定是天使送你来的
尘世间的天使

画作

街道的尽头一怀马纳洛
夏威夷
简单的生活
香依的幼儿园
哈纳雷湾
天神的花园
凯鲁瓦湖—瓦湖岛

另一维空间

我坐在地板上，透过水帘望着渐渐变黑的桉木上那橙色的火焰。一切都如此模糊，水与火相融却不相斥。在我人生寂寞如斯时，火炉是为数不多的能令我宽慰的东西。我那只缅甸猫和另一只有着一半波斯血统的猫在这种时候总是对我寸步不离。每天傍晚，我们都会躺在温暖的火炉周围。我想着那些让我走到今天的事情。火焰总是会让我回想起一些场景来；我曾在清澈的泳池间看见自己的倒映并看到我的现实情况。

几个月前，我坐在同一间房间内，望着坐在对面的那个男人，这个烦人的家伙将橙红色的卡片摊开在咖啡玻璃桌上。这是他拿出的第二副牌。他用一条紫色的丝帕小心地收起了那套做工粗糙的塔罗牌后拿出了这副牌只有正常扑克牌一半大小的牌，牌的背面画着贝壳图案。

“你的生活直到六十岁才开始。”

这是一句让你毕生难忘的话。这个名叫浦莱姆的塔罗牌算命人是我发型师介绍给我的。他个子瘦长，身上石灰绿的真丝衬衫让他看上去像是个金属衣架似的。不是肩膀的骨头就是胸骨，他那簇尖尖的黑胡子衬得他的脸更加瘦长。浦莱姆刚才足令人吃惊地说中了不少事，但现在似乎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算命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开始变得失控起来。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是进入未知之旅的起点。

他翻开下一张牌并看着我，那眼神就像是要冲向猎物的鹰一般。为了淡忘刚才听到的那句话，我马上在周围树起无形的墙用来保护自己不要再听到什么刺耳的话。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出言自卫，他已经开始口出狂言，就仿佛他是主宰我一生的终极权威一般。

“你的时代就要来临了！”察觉我心中所想后他立刻补充道，“你不用为此多虑。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这显然是个很长的词。当普莱姆的印度英语变得口音很重时，便平添了几分权威感。

“放手？”我皱着眉自语道。至此为止我已无话可说并想像着鹿妈妈被射杀后小鹿会是怎样的心情。我看见我自己手拿红色汽球站在公园里，手一放，汽球便飞走了。浦莱姆现在正建议我去当那个红色汽球。我必须要和那些会将我下拉的事物分离开来。

“所有的事都是说起来简单，”我这样想时双眼越过浦莱姆，望向了法式门外的杜鹃花，邻居家异叶瓶树发出的三音节的哀伤歌曲恰好反映了我此时的心情。

空气陡凉，一缕柔风将餐桌上的山茶花香送入房内，惹得满屋溢香。我脑海中冒出一个关于古典智慧的想法。我想了解面前这位陌生人的底细，但他此时是算命师，而我只是听众。

我很擅长聆听，尤其是在生意场上。过去，我对聆听这类通灵的预言总是兴致勃勃，因为我能听到好多关于我未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知灼见。我没理由去怀疑这个男人所说的一切，要知道他现在正坐在我家的屋檐下，但他最后说的那条却又荒谬又无礼。我坐在那里竭力想掩藏怒意。我想一笑置之并告诉他我的生活可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这是过去几十年摸爬滚打得来的，我不断奋斗、坚定信念并战胜了无数的困难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混合着愤怒与无望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失败者——一个差劲的失败者。

“你整个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改变。你会去旅行并遇到那些你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人，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名字，并且你还会去到那些你从未想象过的地方。你的新生活将在新旗帜下展开——一面你现在并没意味到的旗帜。”

我环顾四周，这间屋子是我的庇护之地。我爱我的房子和这间非常透气的休闲室，休闲室内两组法式窗户将园景包罗其间。在这间房里我从笨拙的少女蜕变成自信的女人。这是一间可以居住的客厅，在厅里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圆餐桌。我们通常都在这里用餐。厨房则用来煮东西。一闹就闹上好几个小时的庆生会、特别庆祝会和派对，还有爱意绵绵的时候、在冬夜凝视火炉的时候、争论的时候、约会第一任男友的时候、庆祝事业有成的时候、因为小猫不见了而心情烦躁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间屋子里。

我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切？

这间屋子里的壁炉是一大特色。在壁炉台上有着一大幅克里斯托的画作，画中是巴黎的美景。画的一角放着一只用来装兰花的瓷壶。画的另一角放着一组纯银的相框，相框中记录着全家最美好的回忆。壁炉边用我父亲为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效力时所佩的银色长剑和一篮大松果作点缀。

我最珍贵的无疑是那架德国产的高级钢琴了。我们摆放钢琴的位置通常是别人家用来放餐桌的位置。这样一来，餐厅和休息室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我把休息室的延伸区做成了一个音乐房。音乐房一角放着一把插有人造管的古典踏板风琴，另一个角落的墙上则悬挂着一把意大利产的曼陀林。一件白色的雕塑作品和一盆棕榈叶使一切变得尽善尽美。我坐在钢琴边，看到三株三英尺高的蕨草像撑开的蕾丝伞般为下面的岩石挡住了日光。弹钢琴能让我无世无争，宁静致远且治愈心灵。

我每天都从花园中摘些鲜花来布置餐桌。蓝色的鸢尾和淡绿色的铁线蕨配上白色的栀子会为新的一天起个好头。但一池静水却无端地起了波澜。我感觉就像是飞行中被人抽走了身下的波斯飞毯。

如果这句叫人不爽的话什么也没说准，我肯定会付诸一笑并专注于那些更准确的话。但的确有个恼人的念头这一周来一直都在我脑海里出现，这念头是关于为什么我会觉得空虚并始终在渴望着什么。在这五十多年来，我物质上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有足够的钱去国外度假，但我却不仅不觉得充实，反而感觉更为空虚。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可言。或许这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终结。但叫我痛苦的是我陷入到困境中。我并没有因为拥有了许多而感到快乐，我希望能继续前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从哪里开始。

我对奢华和自然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都充满了热爱。我的家好比是葱郁花园中的私家王国。撇开顶楼能饱览悉尼海港不说，没人能想到这座拥有 500 万人口的城市向西延伸到了蓝山脚下。

我会邀请这个男人来我家便意味着我生活中有些事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寻找另一维空间的原因所在。

在我这一生中曾占卜过好几次。我并未刻意求之。它们仿佛在我需要时便会如期而至。两个非比寻常的女人曾准确预测到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她们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丹特，她后来相当出名，还将她的天赋写成了书，正是她预测到了我会坐在这个宽敞的休闲室内，也就是我和这位印度绅士大眼瞪小眼的地方。

玛格丽特是在 1982 年为我做的占卜，那时我刚离开那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带着三个女儿从墨尔本搬到悉尼开始自力更生，住的是双卧室的租赁房。财产结算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当时的女人常会遇到这类问题，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澳大利亚那时恰逢经济衰退。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自己能应付这一切，这条路不行就换一条，不过玛格丽特的预测却完全和现实沾不到边。

“我看到你站在漂亮的大房子里，房子周围环绕着葱郁的花园，离海滩也很近。1984 年之后你将不会再缺钱。你的生活将被人群、旅行、刺激所填满，你成功的事业将使你所做的每件事都花团锦簇。”

她所说的事里只有一件不像是天方夜谭，她竟然看到我会为家庭法庭而烦恼并就此给出建议。有趣的是她让我把戒指摘下给她。这枚蓝宝石戒指是我母亲送我的。玛格丽特戴上戒指后静坐了一小会儿，继而开口道，“这枚戒指是一个女人送你的。”从那之后，我开始认真对待起她说的每个字来。

“你想战胜律师是非常困难的。马上收手吧。无论谁有理你都不会赢的，因为你的丈夫是个医生。当医生和律师一起出现在法庭的话，你便毫无胜算。希望你能回家并珍惜你手头的生意。把你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积极的事情上，你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这个建议敏锐地洞察了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针对我眼下的状况给出了解决方案，让我有了抛开“原则”的自信，不再奢望那位和我做了十三年夫妻的男人能兑现承诺过要给我的那笔钱。

玛格丽特的家位于悉尼郊区深处，在她那间小阁楼中度过的一小时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或许是因为有过了这样亲身的经历并在数年来一直从通灵中获得智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应该公平地去看待占卜这件事。不过这并不包括浦莱姆进门后说的那些惹恼我的话。他过于自信，表现得就好像这个地方归他所有一样。他建议说我的生活将再次发生改变。但这次通往花园的路并非一

马平川。所以我必须对某些事“放手”而不是继续。听一个人能理解的占卜内容是非常简单的事，但浦莱姆说的事神秘、抽象并超出了我的意识理解范围。

他用他纤长的棕色手指将牌收拢。我毫不怀疑他到最后都没说出那句重点的话来。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克制情绪，但他显然还是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我想他应该很清楚我此时在想些什么。我付了算命的钱后告诉了他前门的位置并打算再也不找他了。我也的确再也没见过他。他轻盈地走向车道，就此走出了我的生活。

“哼！”我边等水壶的水开边想着。我就像拥抱自己一样双手交握在胸前，红色车轮树上吸蜜鸚鵡正在享用着美餐，它们通常会倒悬着去吸新鲜花朵的蜜汁，偶尔也会喝得很醉。透过车轮树我看到海港处光影绰绰。我试着让自己理清刚才那一个多小时中得到的信息。在占卜后，我觉得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了，我也更加没有安定感了。我边晃动茶袋边点着头，然后端着我心爱的瓷杯走回我可爱的休息室。

玛格丽特在 1997 年算到的一切，连同粉红色的休息室全都实现了。现在休养室的颜色是金凤花黄。这金凤花黄是我再次掌控我的生活和我的家的标志所在。我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后便浑身是劲，我寻思着怎么释放它们——就像大岛屿上在火山里的那些炽热的红色岩浆嘶嘶作响地流入大海一样。休息室的墙显然是个合适的目标。这改变了的颜色每天都在提醒我，我已经战胜了那位对我死不放手的前任丈夫。其实说是改变了墙壁的颜色，实际上是改变了我自己。

在玛格丽特为我占卜后的九年里，我的业务蒸蒸日上，有一家跨国公司给了我一大笔钱。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必须全力以赴的奋斗以确保交易顺利。欧洲公司的常务董事经理思迈斯先生给我贴上了“温顺的巨人”的标签，说有趣且难以掌控。但他最后因为没有出卖我而倒了台。他买走了我 90% 的业务，将我推到了全新的挑战面前。我那些忠诚的客户极其青睐我打造的客户服务和商业模式，因此他们并不打算换产品。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那时有没有在背后玩弄什么手段。我为之倾尽心力的事业受到了阻挠。这件事对我心灵造成了重创，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错。为了改变现状我尝试了许多方法。一个星期在家做两次深层组织按摩远比心理学家、医生和理疗师加在一起都要来得有用的多。我同时还参加了研讨小组，在燃烧的热碳上行走，从五十英尺的高处跳下，学着纠正姿势并再次挺直身躯走路，我还找了位运动学家，在可以的情况下进行冥想，前往没有恶魔出没的夏威夷。这其中肯定存在着什么讯息，但它却一次又一次地逃开了。

这份曾给我带来诸多欢乐的事业，我将其剩余部分做了移交。无论我做什么业绩都没有如我所愿地增长起来。我已经 55 岁了，没有了干劲。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老了。我希望浦莱姆能为我这种无望的感知状态点上一盏明灯。但是他飘然而至又悄然离去，徒留下更多的不安感与极度的空虚感，就像我不应该在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一样。我试图通过告诉自己他是个道德败坏的宗教老师来淡忘他的那些话。没错，他就是个坏家伙！

静止的空气越发衬托出我内心的空虚来。我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是一种尖锐的振动声，就像始终不变的嗡嗡声。我播放了一张 CD 以期改变内部和外部的气氛。在深入研究第六感这件事上我喜欢重听录音，录音内容是算命师就我人生各方面做出的许多预言。曾有人就预言过我会遇到我的前任丈夫，并精确地说出了他的长相以及这段感情的归宿。此时，这些往事又涌上心头。只有重听那些录音时我才会注意到这些特别的语句。

我没有再回放过浦莱姆的话。

我有两大优点，一是不断向前，二是当事情不再奏效时便改变人生的方向。我曾将自己拉出了一张精心设计用来捆住我的蛛网并重新开始。但现在，我不仅卡在了原地而且还无法肯定我是谁了。更糟糕的是，我的生活被投射在了一块巨大的内心屏幕上显得毫无意义。我越想忘掉浦莱姆的话，他就越是往里钻。那他的高明见解是否意味着我在开始新生活前还得有五年要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该怎么活下去？当然，可能浦莱姆和我在理解上存在偏差。他并非有意表现得不善或是令我不快。又或许他的确知道一些我其实并不知道的事？

回想近来这段日子，我不停地叹息，摇头并自言自语。我力争上游，打拼出自己的事业并且“过起了更充实的日子”——如今这种说法却只会徒增烦恼。

离婚期间会沮丧是很正常的事，我知道我心中阴霾的原因所在。在两度分居后我将我丈夫扫地出门。尽管我仍然爱着他，但我知道这段关系必须要结束。我知道他的病根出在哪里：他糟糕的童年、他父亲移居意大利后将他丢进了寄宿学校、他那情况百出的母亲，还有他的选择障碍。我知道许多事情。但我始终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起后他做那些损耗并摧残我神经系统的事的原因是什么。这让我空虚而黯然。相较死气沉沉的灰暗色，淡棕色更为适合我。当事情不如意时人们总爱为此找理由。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有意义的解释。

我换了休息室的灯。厅外的阴影越发绵长，西晒的阳光将西面的墙都晒热了。我将脚搁在沙发上，心中纳闷自己为什么这么失落，竟无法将支离破碎的自己拼凑起来。我并没有盲目行事，尤其是在那些会激发我的事上。我生命中的败笔似乎总是出现在我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两个男人都被消极的力量所笼罩，令我无从努力。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冷酷的人——即便是自己都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正在我进行着发人深省的思考时，我的猫天鹅绒小心翼翼地蹿到沙发上，躺在了我的肚皮上。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来。我轻抚着他几乎全黑的丝般的皮毛，心绪平静了下来。他就像是能在我行动前就能知道我想法的治疗师。就这样，我和天鹅绒渐渐睡着了。

没过多久，一阵电话铃声将我惊醒。电话是我住在海港南边的闺蜜打来的。

“嗨，苏菲。一切还好吗？”

“一般般吧，”我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埃莉丝追问道。埃莉丝极具灵性，她对人性非常了解更勘破诸事因果。拥有戏剧背景的埃莉丝接触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她是通灵体质，我们会经常一瞎扯就扯上好几个小时。我告诉了她关于浦莱姆的事以及这件事导致的结果。

“我说你别再为这事烦了，”她操着一口英语语音欢快道。“不如你和我的朋友鲁伯特·怀特联系一下看看？他能为你除去那些困住你的力量并为你指明前路。”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道。

“**他**是个风水师。他现在只为企业看风水，不过既然你把公司开在家里，他说不定会来替你看一下的。他的电话号码是 1-9568-9955。你跟他直接提我的名字就行了。和他联系过后你再打电话给我吧。再见。”

“现在要出现另一维空间了，”我合上沉重的眼皮，自言自语道。一扇新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任由这件事吹散了心中小小的不安。

oOo

Buy the B&N ePub version at:-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w/the-power-of-feng-shui-sophie-boswell/1014775217?ean=2940015882230>

Buy the Kindle version at:-

<http://www.amazon.com/Power-Feng-Chinese-Translation-ebook/dp/B009X1V90C/>